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
第一九三回 祝公贅婿裝飾新房 周子陳情潛通寸簡

話說機三公問到周信可曾聘定婚事，小呆子褚彪在旁邊聽得清楚，暗道：這樣看來，多分這個老頭子要在我們這幾個人裡面選女婿呢。但他此時只曉得周信不娶妻、定親事，不知道我褚彪也是同他一樣，我就同搖會簽樣子，也要丟下名字下去，碰一碰機會，不能礙口實羞，看著一個玉天仙似標緻大姐歸了人，我就悶湮湮的沒事。我必須如此如此，或者也有個萬一之望。主意已定，候著周仁話完，祝三公才要開口，他便故意驚天動地的先喊了一聲，接口苦癢癢的喉嚨說道：「老英雄的明見，想未婚之事，也有定數。如我小呆子出娘胎胞，我的爹媽只養了我一個兒子，可算時時的就要代我定親，那知到今日也同周家兄弟一樣，還是不曾定得著。要論我小呆子的家業嗎，田地還有幾千畝，嫁得來的婆娘只愁吃飯服役了，可保不得餓殺了。要論我小呆子的家務嗎，真個一夫一妻，還不像周家兄弟，有什麼三姑四妯娌，人多嘴雜的不大好過日子。要論本領嗎，我小呆子一支鞭也拿得起來，一匹馬也騎得起來，就是遇著好本領的考功夫，也還俯就得過。要論形象嗎，我小呆子也不疤不麻，不瞎不禿，不過皮色稍差一點。如天天用滾水燙燙，借把剛豬肉的刮子刮刮，再買些香肥皂擦擦，也就細皮白肉、又香又嫩的了。不知因何談到小呆子的婚姻，一家家都同得了鴨子瘟一樣，那顆頭搖個不住。總因世上的人有真眼力的少，我小呆子此時也就冷了心，並不忙了。俗語道，一人有一夫，一馬有一鞍，小呆子總不見得打光蛋過一世。大約遲早不等，都是要碰著一個識寶回子的呢。」這一席話把滿座的人說了個哄堂大笑。濟公大笑道：「褚呆子，你不要忙，俺師父早代你尋了一門親事了。」褚彪一聽，好生歡喜。暗道：多分他同我究竟有師父之情，幫著我。他說尋這門親事，沒有別個，一定借此進言，要向祝三公把祝三妹代我做媒，給了把我的了。想罷，便出席就地碰了無數的響頭，說了無數的「謝謝師父」，然後站起，歸位坐下。忙問道：「請問師父，所代小呆子尋的這門親，究竟是什麼人家的呢？」濟公道：「這人家我不必說，遠在天邊，近在眼前，到了那天，你自然明白了。」諸彪聽見濟公「近在眼前」這句話，更加疑惑到祝三妹身上。便說道：「好師父，你快些說明了罷！師父若肯爽快撇撇的告訴我，我小呆子情願拚得一個月的餉錢，請你師父吃酒吃肉。」濟公道：「可是真的嗎？」褚彪道：「自是真的，如有假意，就叫我小呆子嘴上害個瘡瘡，把大門封起來，餓死了沒事！」大眾聽說，又哈哈的笑了一陣。褚彪守大眾笑過，又苦苦的逼著濟公說明。濟公道：「俺且問你，你們適才同老英雄出去玩耍，大門左邊一個人家哭的什麼事嗎？」褚彪道：「聽說有一個女孩子死掉了。」濟公笑道：「那就是你的婆娘。」褚彪道：「師父休得取笑，婚姻是人倫的大事。」濟公道：「誰同你取笑。而且他此番死去，投了人生，還不是你的妻子。直到他二〇歲上死了，你助了他一口棺材，然後再轉人生，又過二〇年，那時你們才得團圓，還代你傳宗接代，那可不是遠在天邊，近在眼前嗎？」褚彪一聽，只急得要哭。大眾這一個哈哈，足傳到半里路外，都覺得濟公是拿他醒脾。看官，你道濟公聖僧可是拿他醒脾的嗎？其實並不是的，後來褚彪果應了這樣說法，到九〇六歲才死。當下褚彪聽濟公說畢，更自言自語道：「我今年已四〇三歲了，再過二〇年六〇三歲，又再二〇年八〇三歲，大約弄得不好是在棺材裡面成親了。」噤咕了一陣，又咿呵呵的歎了一口氣。

只見祝三公滿滿的斟了一杯酒，敬到周仁面前說道：「周壯士，你我丈夫做事說話，諒情不拘世俗那規規的氣習。俗云男大當婚，女大當嫁，令堂上雙雙過世，令弟的婚姻一定是壯士做主了。老朽年已六旬，各事都已了手，獨有小女未曾擇婿，就只有這一事，為未了之係戀。今見令弟少年英妙，愛慕得很，故不揣冒昧，將小女奉待巾櫛，未知壯士可允許否？」周仁聽說，便向周信望了一望，只見周信還有一些發臊的樣子，周仁看那神情有幾分情願的蹊蹺，才要開口回答祝老，忽然濟公拍手大笑道：「老英雄不必多言，俺和尚已代周家應允了。俺不瞞你們說，俺和尚心裡朝朝沒有第二件事，只得酒同肉兩句話在裡面打滾。老實心談，俺和尚算定了有這一筆稱心滿意的喜酒，才走得來的。假如姓周的回個不字，他不怕俺和尚同他拚命嗎？周信，周信，你這大年紀，那裡三歲五歲，還怕羞嗎？快過來，給岳父行禮！」此時周信聽濟公說得精抖抖的，心中好笑不過，及至聽見他叫給岳父行禮，更覺好笑。暗道：世間那有這樣窮急不過的老面皮，大約是非褚呆子才做得到呢。那知心裡雖這樣想法，腿子就同被鬼拖了一般，不由得走出了席，到了祝三公面前行過了禮，祝三公連忙答禮。

見周信已入了座，祝三公便向周仁道：「尊府既不在此地，賢崑玉又有軍令在身，我想世界上那些俗例真正厭棄不過，不若一律減免，在小親家意下如何？」周仁見他這樣稱呼，也隨即改口道：「老親翁高見，正合姻姪之意。但須上遵古禮，請位媒灼。」祝三公想一想道：「聖僧位高不敢相累，不如就請褚壯士罷了。」周仁道：「甚善。」當下祝三公、周仁每人敬了一盅酒到褚彪面前，雙雙的開口道：「大賓滿飲此杯，來日一切事宜相煩請掌紅印。」褚彪此時真個眼淚從肚皮裡過，看著一個絕色佳人同人家成親，還要卡著我姓褚的做個媒人。欲待回他嗎，場面上又過不去；欲待允他嗎，實在是怏氣不過。褚彪在此悶想，但見祝三公、周仁每人執了一把壺，立著了候他的回話。褚彪真個無奈，只得懶懶的端起酒杯答道：「老英雄同老兄說那裡話來，荷蒙二位抬舉小呆子做一個現成媒人，敢不從命。但小呆子不曾娶過親，各事都有些外裡外教的，還要請包涵一點才好。但有一層，我小呆子當言明在先，人家有句俗話，說的新人進了房，媒人摺過牆。想你老英雄的令愛，周大兄的令弟，他這兩人的手腳厲害不過，小呆子要經著這兩位星宿從牆這邊摺到牆那邊，那呆頭呆腦跌散了不算事，只怕屎尿還要撞出來呢。總之一句，要求我小呆子做媒，我小呆子明言在先，一定是萬萬不能個摺的。我小呆子還要留個有模有樣，八〇三歲去招親呢！」祝三公大笑道：「褚壯士渾然天真，說出句話來委實有趣。」就此那大眾歡呼暢飲。到了散席，濟公他始終不離座位，接連的又是燒酒狗肉。

祝三公就喊過幾個莊漢，著他們把西邊住宅裡打掃乾淨，就將周家弟兄、褚彪及濟公聖僧住在裡面。西邊就著為男家，可算都在一個門裡。濟公便代他揀了〇一月之二〇四黃道吉日成婚。究竟有錢易做事，不到兩日，裡裡外外掛燈結綵，收拾得花團錦簇。一應妝奩本久經預備妥的，況祝三公這人又不歡喜浮華，就著了二〇個莊漢莊婆由東宅向西宅一搬，鋪設得整整齊齊。他這西宅本是明三暗五的兩進，前面一進廳，後面一進住宅。就將上首正房一套房做了周仁他們的客房，下首就做了新房。祝三公雖然不甚歡喜浮華，究竟他不過這一個女兒，家業又是很大的，儉樸於是，總還不過儉樸，就如這一間新房，陳設得也就精緻不再過了。我且由房門直到裡面說了把諸位聽聽：當房門掛了一條大紅綉紗和合門簾，兩邊鍍金銀鈎，淡青繡花飄帶，其下墜三角銀鈴，綠繡花錦邊沿。中間掛了滿牀笏玻璃罩面的團花，房門上綉貼的玻璃罩面一對瓜瓞圖，迎房門兩雙架南北櫃櫃，櫃頂上銅錫〇樣景蓮壺茶桶，件件成雙。櫃前兩張楠木空花九獅圖的睡櫃，櫃旁八隻描金朱漆皮箱。對那櫃一面金邊穿衣鏡，下面一張朱漆描金的條幾，幾上一邊擺了一架外洋的自鳴鐘，一邊擺了一架柴窯的五彩花瓶。中間朱漆架上一隻水晶盤，盤裡堆了四隻佛手。當窗一張五抽的大理石條桌，兩頭兩張海榴學士椅，中間兩張海媚活面骨排機。桌上當中一架白羊脂的玉如意，西面一架團圓鏡，東面一架狀元印，都上的紅綾繡花的袱子。盡裡一個描金朱漆茶洗，兩邊八隻銀托瓷蓋碗，中間一對玉杯，兩雙鑲金牙筷，當窗一對一尺多高的銀台，插了兩枝龍鳳彩燭，掛了四張六角繡花宮燈。當中一張天仙送子的五彩琉璃，穿珠寶蓋大紅絲線排須，裡面一幅蝴蝶穿花大紅繡羅的幔子，兩旁也是銀鈎紐帶。幔裡三簷滴水雕花捕木大牀，牀柱上兩個銀瓶，插了兩支一尺多高的珊瑚樹，那牀上一應陳設金鈎珠鏈錦衾繡枕自不必說。踏板裡面一邊並擺了兩張八賢椅，一邊擺了一張鑲牙黃牙牀頭櫃，上面一對銀燈，中間一架金絲鑲銀博古的芸香盒子。小櫃橫頭掛了一條綠綉紅沿的門簾，那裡面的物的我卻不便說了。除非把那講臭文找得來做這部書，裡面的一應物件他才說得清楚呢。這可算說正房裡大略情形，至於那箱子裡面收的什麼，櫃子裡藏的什麼，那就沒得清楚。還有什麼妝台、衣架、宮熏、美人椅、自然榻各樣物件，都陳設在套房裡面，我也不及細說，正書要緊。

到了二〇三日這日，西首這邊便設了暖房酒，東宅那邊辭祖待嫁，又另有一種熱鬧。到了傳午時候，周仁記起一事，暗道：兄弟明日完婚，可算也同征場娶婦，薛丁山、王伯當他們的故事差不多。雖有聖僧作主，究竟要修封書稟明主帥才是道理。況且還有

禮、智兩弟在營，也須寫信告知，方為正理。好在褚彪在此，雖當媒人的名目，卻也沒什麼事仰仗於他，兼之明天方是正期，我何不寫兩封信，著他到大營去走一趟，當晚就可回頭。主意想定，便抽筆寫了兩封信。一封到張欽差、楊魁的，上寫著道：

關北義民周仁偕弟義、信惶恐惶恐，謹頓首百拜叩稟紹虞、錫光兩欽憲大人麾下：竊仁等自□九日恭領鈞令，伏兵待匪，迄已牌賊兵果至。仁等與降將褚彪合圍賊國蓋世豪，鏖戰至一小時之久，復為狄匪救兵賊目錢志破圍，蓋賊衝遁。仁等偕降將褚彪追賊至盤山谷地方，突遇當地義民祝三公。其人因本領高超，品行端正，因被賊目錢志惑之以師徒之義，顛倒其是非之真。仁等及降將褚彪均被祝三公所擒，鎖棄幽室，自必死。詎祝公有女名三妹，暗別邪正，力辨誣枉。又得濟公聖僧設法疏通，致義民祝三公得知真實，當即登仁等於扶席，拘賊匪於囹圄。足征祝三公存心之公，受欺之實，皆於此見。仁等此時幸脫儻來之禍，擬治疾走之鞍。孰知祝三公兒女情長，復求聖僧主婚，將弟信招贅為婿。竊思師婚之戒，罪所難逃，然此一舉，則義民祝三公及其女祝三妹悉將羅置麾下，恭聽驅策。兼有聖僧主允，不得不委曲從權。茲已詹於二□四日合巹，禮成之後，相率來轅。臨穎恐惶。諸希恩鑒。

一封到周禮、周智的，上寫道：

禮、智兩弟手足：縱馬一去，不謀面已數日矣。其間或作罪囚，或升座客，匆匆不及細述，請詢褚降將即知。信弟結婚實迫於濟公聖僧之命，義不容辭、且新婦祝三妹本領高強，度越我等何止霄壤。刻已躡於二□四日成禮。兄等因責在婚主，未克分身，弟等營務為重，亦可不必前來。想禮成之後，歸期不遠也。剿匪之事，濟公以為尚非其時，為信弟從容議婚事，實為剿匪漸次集將才。張、楊兩憲如有垂詢，望代致意。諸維玉照。不宣。兄仁泐。

周仁拿兩信，即將褚彪請到面前，托他往大營去走一遭。褚彪滿口應承，哈哈道：「小呆子這兩隻狗腿聽說要跑路，是很高興的。」當下接了書信，往外就走。周仁道：「且慢，我已著人去備馬了。」褚彪定一定神道：「用不著馬，我這兩腿的驢子最好。」說著便飛奔的往外就走。但此時周仁已著褚彪送信到營，營中自必曉得周信在祝三公家成婚了，因何到了臘月初八，張欽差、楊魁仍無消息，著馬如飛、周禮到盤山谷探訪？濟公既曉得他們到來，變禿髮奴送信，何不就叫他們到祝三公家將招安的公事送去，並可惜此聚會豈不甚好？無如其中卻另有許多情節，且聽下回分解。